

第六〇八冊

理學彙編

學行典

忠恕部

主敬部

一貫部

隨時部

量力部

出處部

應事部

聖人部

安勉部

取與部

(卷)

二〇

一三—一三

一三

一三

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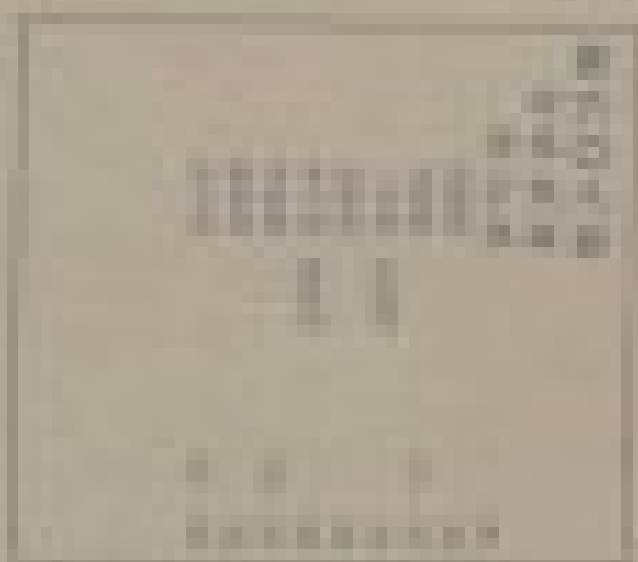
一三—一三

一四

一四—一四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學行典

第一百三十卷目錄

忠恕部總論

孔子家語 三恕

新書 道術

申鑒 政體

文中子 天地篇

二程子全書 忠恕

楊龜山集 蕭山所聞

朱子大全集 忠恕說 與范直問 答張敬夫 答柯國材

朱子全書 忠恕 答嚴時亨 答黃商伯 答潘子 答呂

學諸生 論語參乎章 答程允夫 答鄒昌衡

真西山集 同忠恕

西疇常言 論恕

性理大全 忠恕

讀書錄 語錄

呂維祺集 芝泉會語 伊洛大會語錄

日知錄 忠恕

忠恕部藝文

恕齋銘

徐應明恕齋說

行恕銘

忠恕部紀事

忠恕部雜錄

學行典第一百三十卷

忠恕部總論

孔子家語

三恕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

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

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於三恕之本則可

謂端身矣

賈誼新書

道術

愛利出中謂之忠以己量人謂之恕

荀悅申鑒

政體

有一言而可常行者恕也恕者仁之術也

文中子

天地篇

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必先恕乎曰敢問恕之說子

曰爲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爲心爲人弟者以其兄之

心爲心推而達之於天下斯可矣

二程子全書

忠恕

問臨政事不合著心惟恕上合著心是否曰彼謂著

心勉而行恕則可謂著心求恕則不可蓋恕自有之

理舉斯心加諸彼而已不待求而後得然此人之論

有心爲恕終必恕矣 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

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理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

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

達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 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

自忠恕其致則公平 問忠恕可貫道否曰忠恕固

可以貫道但子思恐人難曉故復於中庸降一等言

之曰忠恕達道不遠忠恕只是體用須要理會又問

恕字學者可用功否曰恕字甚大然恕不可獨用須

得忠以爲體不忠何以能恕看忠恕兩字自見相爲

用處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恕字甚難孔

子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 吾道一以

貫之而曰忠恕而已矣則所謂一者便是仁否曰固

是只這一字須是仔細體認一還多在忠上多在恕

上曰多在恕上曰不然多在忠上纔忠便是一恕即

忠之用也 或問明道先生如何斯可謂之恕先生

曰充擴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

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閒賢人

隱

楊龜山集

蕭山所問

伊川語錄云以忠恕爲一貫除是會子說方可信若

他人說則不可信如何曰明道說却不如此問明道

說曰只某所著新義以忠恕爲會子所以告門人便

是明道說問中庸發明忠恕之理以有一貫之意如

何曰何以言之曰物我兼體曰只爲不是物我兼體

若物我兼體則固一矣此正孟子所謂善推其所以

爲者乃是參彼己爲言若知孔子以能近取譬爲仁

之方不謂之仁則知此意曰即已卽物可謂一否曰

然

朱子大全集

忠恕說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其於聖人之日用觀省而服習之蓋已熟矣惟未能即此以見夫道之全體則不免疑其有二也然用力之久亦將自得矣故夫子以一貫之理告之蓋當其可也會子於是默契其旨然後知向之所從事者莫非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此其自得之深宜不可以容聲矣然門人有問而以忠恕告之者蓋以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自其盡已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本末上下皆所以爲一貫惟下學而上達焉則知其未嘗有二也夫子所以告曾子曾子所以告門人豈有異旨哉

與范直閣

伏蒙教諭忠恕之說自非愛予之深不鄙其愚豈肯勤勤反復如此感幸深矣但伏思之終未有契處不敢隱然請畢其詞以求正於左右熹前書所論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無異此正猶孟子言由仁義行與行仁義之別耳孟子之言不可謂以仁義爲有二則熹之言亦非謂忠恕爲有二也但聖賢所論各有所爲而發故當隨事而釋之雖明道先生見道之明亦不能合二者而爲一也非不能合蓋不可合也彊而合之不降高以就卑即推近以爲遠始倚一偏終必乖戾蓋非理之本然是乃所以爲不一也蓋曾子專爲發明聖人一貫之旨所謂由忠恕行者也子思專爲指示學者入德之方所謂行忠恕者

也所指既殊安得不以爲二然核其所以爲忠恕者則其本體蓋未嘗不同也以此而論今所被教問曲折可以無疑矣不識尊意以爲然否若夫曾子所言發明一貫之旨熹前書一再論之皆未蒙決其可否熹又有以明之蓋忠恕二字自衆人觀之於聖人分上極爲小事然聖人分上無非極致蓋既曰一貫則無小大之殊故也猶天道至教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不可專以太虛無形爲道體而判形而下者爲粗迹也此孔子所謂吾無隱乎爾者不離日用之間二子知之未至而疑其有隱則是正以道爲無形以日用忠恕爲粗迹故曾子於此指以示之耳此說雖陋乃二程先生之舊說上蔡謝先生又發明之顧熹之愚實未及此但以聞見之知推行爲說是以不自知其當否而每有請焉更望詳覽前書重賜提誨不勝幸甚

又

伏蒙別紙垂論忠恕義仰荷不棄其愚與之反復爲賜甚厚謹以來教所示熟思之矣敢復爲說以請益焉熹所謂忠恕者乃曾子於一貫之語默有所契因門人之問故於所見道體之中指此二事日用最切者以明道之無所不在所謂已矣者又以見隨寓各足無非全體也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如曾子所言則聖人之忠恕也無非極致二程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變化草木蕃者正所以發明此義也如夫子所以告學者與子思中庸之說則爲學者言之也故明道先生謂曾子所言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蓋動以天者事皆

處極曾子之所言者是也學者之於忠恕未免參校彼已推己及人則宜其未能識一於天安得與聖人之忠恕者同日而語也若曾子之所言則以聖人之忠恕言之而見其與性與天道者未嘗有二所以爲一貫也然此所謂異者亦以所至之不同言之猶中庸安行利行勉行之別耳苟下學而上達焉則亦豈有所隔閡哉愚見如此更乞教其不至者重賜鑄曉使得所正焉不勝幸甚

答張敬夫

忠恕之說竊意明道是就人分上分別淺深而言伊川是就理上該貫上下而言若就人分上說則違道不遠者賢人推之之事也一以貫之者聖人之不待推也若就理上平說則忠只是盡己恕只是推己但其所以盡所以推則聖賢之分不同如明道之說耳大抵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懇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

答柯國材

示論忠恕之說甚詳舊說似是如此近因詳看明道上蔡諸公之說覺舊說有病蓋須認得忠恕便是道之全體忠體而恕用然後一貫之語方有著落處若言恕乃一貫發出又却差了些意也如未深曉且以明道上蔡之語思之反復玩味當自見之不可以急迫之心求之如所引忠恕篤欽以下尤不干事彼蓋各言入道之門求仁之方耳與聖人之忠恕道體本

然初不相干也
朱子全書

忠恕

程子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便是實理流行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便是實理及物守約問恁地說又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之忠恕相似曰只是一箇忠恕豈有二分聖人與常人忠恕也不甚相遠又曰盡己不是說盡我身之實理自盡便是實理若有些子未盡處便是不實如欲爲孝雖有七分孝只中間有三分未盡固是不實雖有九分孝只略略有一分未盡亦是不實 主於內爲忠見於外爲恕忠是無一毫自欺處恕是稱物平施處 說忠恕先生以手向自己是忠却翻此手向外是恕忠只是一箇忠做出百千萬箇恕來 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此語見周禮疏 問如心爲恕曰如比比自家心推將去仁之與恕只爭些子自然底是仁比而推之便是恕 劉問忠恕曰忠即是實理忠則一理恕則萬殊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亦只以這實理流行發生萬物牛得之而爲牛馬得之而爲馬草木得之而爲草木

張無垢中庸解辨

張無垢云恕由忠而生忠所以責己也知己之難克然後知天下之未見性者不可深罪也又曰知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愚謂恕由忠生明道謝子侯子蓋嘗言之然其爲說與此不相似也若曰知一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則是以己之私待人也恕之爲義本不如此正蒙曰以責人之心

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此則物我一致各務循理而無違矣聖賢之言自有準則所謂以人治人者雖曰以衆人望人然而必曰道不遠人則所以爲衆人者亦有道矣以己不能克其私而并容他人使之成其惡則是相率而禽獸也其爲不忠不恕孰大於是

答潘子善

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人之用施與用不知如何分曰恕之所施施其愛耳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也

答嚴時亨

問程子以忠爲天道恕爲人道莫是謂忠者聖人之在己與天同運而恕者所以待人之道否曰聖人處己待人亦無二理天人之別但以體用之殊耳

答黃商伯

恕說亦佳但大學絮矩常在格物之後蓋須理明心正則吾之所欲所不欲莫不皆得其正然後推以及物則其處物亦莫不皆得其正而無物我之間如其不然而以私己自便之心爲主又欲以是而及人則人道不立而驅一世以爲姑息苟且之場矣

答呂子約

問近看得忠恕只是體用其體則純亦不已其用則塞乎天地其體則實然不易其用則廓然大通然體用一源而不可析也故程子謂看忠恕二字自見相爲用處而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曰此說甚善

論語參乎章

盡己爲忠推己爲恕忠恕本是學者事曾子特借來形容夫子一貫道理今且粗解之忠便是一恕便是

貫有這忠了便做出許多恕來聖人極誠無妄便是忠問聖人之忠即是誠否曰是聖人之恕即是仁否曰是問在學者言之則忠近誠恕近仁曰如此則已理會得好若中庸所說便是學者忠恕道不遠人者是也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只是取諸己而已已問明道以天地變化草木蕃爲充擴得去底氣象此是借天地之恕以形容聖人之恕否曰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元之氣流行不息處便是忠 如忠恕處前輩說甚多惟程先生甚分曉因問集註說忠恕謂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此借學者之事以明之在聖人則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如此則忠恕却有兩用不知如何曰皆只是這一箇學者是這箇忠恕聖人亦只是這箇忠恕天地亦只是這箇忠恕但聖人熟學者生聖人自曾中流出學者須著勉強然看此忠恕二字本爲學者做工夫處說子思所謂違道不遠正謂此也會子懼門人不知夫子之道故舉學者之事以明之是即此之淺近而明彼之高深也 蜚卿問恕字古人所說有不同處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便與大學之絮矩程子所謂推己都相似如程子所引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及大學中說有諸己而後求諸人却兼通不得如何曰也只是一般但對他處則仔細看便可見今人只是不曾子細看某當初似此類都逐項寫出一字對一字看少閒紙上底通心中底亦脫然且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各正性命底便如乾道變化底所以爲恕直卿問程子言如心爲恕如心之義如何曰萬物之心便如天地之心天下之心便如聖人之心

天地之生萬物一箇物裏面便有一箇天地之心聖人於天下一箇人裏面便有一箇聖人之心聖人之心自然無所不到此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聖人之忠恕也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推己之心做到那物上賢者之忠恕也這事便是難且如古人云不廢困窮不虐無告自非大無道之君孰肯廢虐之者然心力用不到那上便是自家廢虐之須是聖人方會無一處不到又問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上句是聖人之恕下句是賢者之恕否曰上句是

聖人之恕下是賢者之仁聖人之恕便是衆人之仁衆人之仁便是聖人之恕 忠恕一段明道解得極分明其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忠恕違道不遠是也分明是作一截說下面忠恕一貫之以下却是言聖人之忠恕故結云所以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若曰中庸之言則動以人爾 問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曰恕字正在兩隔界頭只看程子說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便分明恕是推己及物使各得其所處盡物之謂恕 問侯氏云盡物之謂恕程子不以爲然何也曰恕字上著盡字不得恕之得名只是推己盡物却是於物無所不盡意思自別

答程允夫

誠字以心之全體而言忠字以其應事接物而言若曾子之言忠恕則是聖人之事故其忠與誠恕與仁得通言之

答都昌縣學諸生

問參乎章伊川先生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

體也恕用也而明道先生云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而吾夫子嘗曰行之以忠是除恕字也又曰其恕乎是除忠字也此一疑也又忠恕果可以盡一果止於忠恕乎曰此一疑也又忠恕果可以盡一如此看宜詳味之行之以忠行處便是恕其恕乎所以恕者便是忠所以除不得也忠恕相爲用之外無餘事所以爲一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而曾子曰忠恕而已矣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詞也 眞西山集

問忠恕

天地與聖人只是一誠字誠者真實無妄之謂也晝必明夜必闇夏必熱冬必寒春必生夏必長互千萬年如一日不會有少差謬此天地之誠也仁眞箇仁義眞箇義存於心無一念之不實見於事無一件之不實形於言無一句之不實而百行萬善備足無餘此聖人之誠也天地只是一箇誠字萬物自然各遂其生聖人只是一箇誠字萬事自然各當其理此天地聖人之事學者未到此地位且須盡忠恕二字忠者盡己之心也恕者推己之心以及人也忠盡乎內者也恕形於外者也己之心既無一毫之不盡則形之於外亦無一毫之不當有忠而後有恕忠者形也恕者影也在聖人則曰誠在學者則曰忠誠是自然而然忠則須用著力在聖人則不必言恕在學者則當言恕蓋聖人不待乎推學者先盡己而後能及人故有待乎推也然學者若能於忠恕二字上著力於盡己盡人之間無不及其至久之亦可以到至誠地位孔子告曾子一貫之理本是言誠曾子恐門人理

會未得故降下一等而告之以忠恕要之忠恕盡處即是誠但學者須是自卑而高自淺而深不可獵等妄意於高遠而實無所得耳 何垣西疇常言

論恕

凡居人上有勢分之臨惟以恕存心乃可以容下故行動必先警欬步遠則有前導燕坐則毋簾窺壁聽是故君子不發人陰私不掩人之不及也 性理大全

忠恕

上蔡謝氏曰昔人有問明道先生云如何斯可謂之恕心明道曰充擴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是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察此可以見盡不盡矣 忠恕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 河東侯氏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不出恕來誠有是心之謂忠見於功用之謂恕 朱子曰忠因恕見恕由忠出 忠恕只是體用便是一箇物事猶形影要除一箇除不得若未曉且看過去那時復潛玩忠與恕不可相離一步 忠是本根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是本根中發出枝葉枝葉即是本根 忠恕猶曰中庸不可偏舉 人謂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盡己之謂忠固是盡物之謂恕則未盡推己之謂恕盡物之謂信 忠者天下大公之道恕所以行之也忠言其體天道也恕言其用人道也 惟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 問忠恕之別曰猶形影也無忠

則不能爲恕矣 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又曰就聖人身上說忠者天之天恕者天之人就學者身上說忠者人之天恕者人之人要之只是箇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意思 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僞妄以其必於此而本焉故曰道之體恕者推己及物各得所欲以其必由是而之焉故曰道之用 問孔子言恕必兼忠如何對子貢只言恕曰不得忠時不成恕說恕時忠在裏面南軒張氏曰忠體也恕用也體立而用未嘗不存其中用之所形體亦無乎不具也

北溪陳氏曰忠信是以忠對信而論忠恕又是以忠對恕而論伊川謂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是就心說是盡己之心無不真實者恕是就待人接物處說只是推己心之所真實者以及人物而已字義中心爲忠是盡己之中心無不實故爲忠如心爲恕是推己心以及人要如己心之所欲者便是恕夫子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是就一邊論其實不止是勿施己所不欲者凡己之所欲者須要施於人方可如己欲孝人亦欲孝己欲弟人亦欲弟必推己之所欲孝欲弟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孝欲弟之心己欲立人亦欲立己欲達人亦欲達必推己之所欲立欲達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立欲達之心便是恕只是己心流底去到那物而已然恕道理甚大在士人只一門之內應接無幾其所推者有限就有位者而言則所推者大而所及者甚廣苟中天下而立則其所推者愈大如吾欲以天下養其親却使天下之人父母凍餒不得以遂其孝吾欲長吾長幼

吾幼却使天下之人兄弟妻子離散不得以安其處吾欲享四海之富却使海內困窮無告者不得以遂其生生之樂如此便是全不推己便是不恕 大概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兩片則爲二物上蔡謂忠恕猶形影說得好蓋存諸中者既忠則發出外來便是恕應事接物處不恕則在我者必不十分真實故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是忠底心有天地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是也有聖人之忠恕吾道一以貫之是也有學者之忠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是皆理一而分殊 聖人本無私意此心豁然大公物來而順應何待於推學者未免有私意錮於其中視物未能無爾汝之閒須是用力推去方能及到那物上既推得去則亦豁然大公矣所以子貢問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蓋學者須是著力推己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仁可得矣 自漢以來恕字義甚不明至有謂善恕己量人者而范忠宣公亦謂以恕己之心恕人不知恕之一字就已上著不得據他說恕字只是箇饒人底意思如此則是己有過且自恕己人有過又并恕人是相率而爲不肖之歸豈古人推己如心之義乎故忠宣公謂以責人之心責己一句說得是以恕己之心恕人一句說得不是其所謂恕恰似今人說且恕不輕恕之意字義不明爲害非輕

西山真氏曰忠之爲義先儒以爲中心釋之又以盡己言之蓋本諸心而無僞者忠也發乎己而必盡者亦忠也然未本諸心而不盡乎己盡乎己而不本乎心者其亦一而已爾聖賢之言忠不專於事君也爲人謀必忠也於朋友必忠告也事親必忠養也至於以善教人以利教民無適而非忠也平居有一之可愧而能盡忠其君無是道也恕者如心之謂非寬厚之謂也如我能爲善亦欲他人如我之善我無惡亦欲人如我之無惡我欲立亦欲人之立我欲達亦欲人之達大概是視人如己推己及物之謂 忠者盡己之心也恕者推己之心以及人也忠盡乎內者也恕形於外者也己之心既無一毫之不盡則形之於外亦無一毫之不當有忠而後有恕忠者形也恕者影也在聖人則曰誠在學者則曰忠誠是自然而然忠是須用著力在聖人則不必言恕在學者則當言恕蓋聖人不待乎推學者先盡己而後能及人故有待乎推也然學者若能於忠恕二字上著力於盡己盡人之閒無不極其至久之亦可以到至誠地位薛瑄讀書錄

語錄
忠即盡是性於心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爲忠也恕即推是性於人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爲恕也
呂維祺集

芝泉會語
道既言一何須又費許多解所以曾子只下一唯字便了及門人又問只喚出一忠恕字便了忠恕就是一不是忠恕外別有箇一曰而已矣者可見道只是這箇再無別箇即貫字之義此三字煞有味

伊洛大會語錄
吳治平問宋儒天地聖人忠恕之說何如先生曰天地聖賢夫婦同此忠恕耳天地爲物不貳故元氣流

行化育萬物此天地之忠恕即天地之貫也聖人至誠不息故盡人盡物贊化育參天地此聖人之忠恕即聖人之貫也賢人亦此忠恕但或勉強而行未免有作輟純雜之不同故有貫而不貫而其貫處即與聖人同即愚夫婦亦此忠恕但為私欲遮蔽不能忠恕即不能貫或偶一念之時亦貫而其貫處亦即與聖人同只是各人分量不同其貫無兩忠恕譬如一顆明珠聖人如在衣外炯炯不昧一室之中光輝四映賢人如在花紗衣內立一室中其有花處未免遮掩其透露處自是光輝外現而其外現處與聖人何異愚夫婦如衣裘懷珠全無光彩時而掀揭衣時亦有一處照映而其照與聖人何異又曰忠恕只是一箇心實心為忠實心之運為恕即一也曰而已矣則已貫矣言此外更無餘物也道何以言吾道人同此吾也道不違人也忠恕何以能貫忠恕違道不違也他日亦以一貫語子貢而及其問終身行則曰其恕乎恕非一乎可以終身行非貫乎 呂兆琳問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子說一貫曾子說忠恕却是二了先生曰忠恕只是一而已矣是貫蓋忠是盡心恕是如心只此一心何處不貫曾子平日得力在此故隨口拈出設若止云夫子之道忠而已矣亦便罷了譬如說天地是不二又云博厚高明悠久及陰陽健順等字殆又不止於二矣然論理只是一箇譬如一人或呼名或呼字號或呼官職總是這一箇人隨其所見而得名正是智者見之之謂智仁者見之之謂仁即此意也

日知錄

忠恕

延平先生答問曰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自其盡己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莫非大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於事為之末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曾子答門人之問正是發其心爾豈有二邪若以為夫子一以貫之旨甚精微非門人所能告姑以忠恕答之恐聖賢之心不若是之支也如孟子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皆足以知之但合內外之道使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則非聖人不能爾朱子又嘗作忠恕說其大指與此略同按此說甚明而集註乃謂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是疑忠恕為下學之事不足以言聖人之道也然則是二之非一之也 慈谿黃氏曰天下之理無所不在而人之未能以貫通者己私開之也盡己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忠恕既盡己私乃克此理所在斯能貫通故忠恕者所以能一以貫之者也 元戴侗作六書故其訓忠曰盡己致至之謂忠語曰為人謀而不忠乎又曰言思忠記曰喪禮忠之至也又曰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又曰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傳曰上思利民忠也又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忠之屬也孟子曰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觀於此數者可以知忠之義矣反身而誠然後能忠能忠矣然後由己推而達之家國天下其道一也其訓恕曰推己及物之謂恕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之道也

充是心以往達乎四海矣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恕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夫聖人者何以異於人哉知終身可行則知一以貫之義矣

中庸記夫子言君子之道四無非忠恕之事而乾九二之龍德亦惟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然則忠恕君子之道也何以言達道不遠曰此猶之云巧言令色鮮矣仁也豈可以此而疑忠恕之有二乎或曰孟子言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何也曰此為未至乎道者言之也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仁義豈有二乎

忠恕部藝文

恕齋銘

宋張栻

刑成不變君子盡心明動麗止象著義經所存曷先其恕之云自盡於己以察其情意有所先則弗敢成見雖云獨亦靡敢輕幽隱之狂是達是行毫釐之疑是析是明俾爾寡弱無有或困於爾強惡靡誅靡遁及得其情又以勿喜古人如此恕有餘地我名於齋意實在茲嗟嗟來者尚克念之

徐應明恕齋說

文天祥

漢晉以來有恕己恕人之說而恕之弊遂為姑息至先儒以恕為如心而學者始明恕聖人浸遠道學無傳於是漢人之中庸唐人之模稜皆足以自附於此一字之義天下之不見聖久矣尚賴伊洛諸君子出而扶聖經千載之祕而後之學者遂得襲其遺餘以求進於道番易徐君應明有志於學特以恕為入門則其幸生於道學之世而不至涵忍混貸以淪於漢唐之陋也審矣雖然如心之事亦有所用力焉按傳專言恕者其事有二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大學言上下前後左右有絮矩之道此言如愛己之心而

愛人者也大學言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此言如治己之心而治人者也然而如愛己之心而愛人則先儒必歸之窮理正心如治己之心而治人則先儒必以強於自治為本蓋未能窮理正心則吾之愛惡取舍未必得正而推己及物亦必不得其當然未能強於自治則是以不正之身為標的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吾之不正而淪胥以陷則吾之為恕者豈不相遠而吾夫子所謂終身可行者豈若是故故夫論語一貫之恕中庸達道不遠之恕又必以忠並言蓋惟忠而後所如之心無往非正而凡窮理正心強於自治皆求以不悖乎忠而已也抑予聞之論語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之各得其所也聖人之事也中庸之忠恕盡己之心而推以及人也學者之事也吾儕小人由前之所以用力者求之以進於中庸之忠恕則聖人之忠恕豈曰己之菲薄而無足以進諸曾子之唯哉願與徐君講之

行恕銘

明林廷玉

仁為道遠造匪一蹴恕以求之是曰良術正己責人推心度物一公自持靡徇利欲形骸爾殊分願咸足惟日強焉功用浸熟萬物一體優優聖域

忠恕部紀事

晉書王裒傳裒常以為人之所行期於當歸善道何必以所能而責人之所不能

周書裴果傳太祖以劉志為幕府司錄世宗雅愛儒學特欽重之事無大小咸委於志志忠恕謹慎甚得匡贊之體

蘇綽傳綽弟椿大統十六年征隨郡軍還除武功郡守既為本邑以清儉自居小大之政必盡忠恕楊纂傳纂不識文字前後莅職但推誠信而已吏以其忠恕頗亦懷之

王傑傳傑少從軍旅雖不習吏事所歷州府咸以忠恕為心以是頗為百姓所慕

大唐新語劉童為御史東都留臺時蘭藝為留守輒役數百人修宮內劉童謂盛夏不宜擅役工力藝拒之曰別奉旨童奏之詔決藝二十下謫嶺南童後有他事左授臨胸令時有勅令上佐縣令送租藝已為司農卿知出納藝雅知童清介不以曩事嫌惡乃召倉吏謂之曰劉侍御頃在憲司革非懲違今親自送

租固無瑕玷數州行納與劉侍御同行亦必無欠折一切令受納更無所問時人賞藝忠恕

盧承慶為吏部尚書總章初校內外官考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為之考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無一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客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眾推承慶之弘恕

皇甫文備與徐有功同案制獄誣有功黨逆人奏成其罪後文備為人所告有功訊之在寬或謂有功曰彼曩將陷公於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有功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安得以私害公乎

遼史蕭韓家奴傳韓家奴家有一牛不任驅策其奴得善價鬻之韓家奴曰利己誤人非吾所欲乃歸直取牛

名臣言行錄王旦在中書寇準在密院中書偶倒用了印寇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樞院亦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且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旦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

宋史范純仁傳純仁性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自為布衣至宰相相儉儉如一日幼子五孫猶未官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思不至聖賢地位也

菽園雜記陳恭僖鑑為人忠恕有容正統初自外臺擢副都御史久鎮陝西民戴之時王文為按察使公知其廉舉以自代公與王相繼擢左都王擢在後反欲位公上關中之鎮王次當往反欲擠公行朝廷以二人皆名臣制下使一年一代因為定規王後遇公即有忿然不樂之意凡臺官之巡蘇者必私命其伺察公家人子弟所為凡可以害公者無所不至公一無所較

忠恕部雜錄

韓詩外傳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非目能視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己之情量之也己惡飢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己惡衰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文中子天地篇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必先恕乎曰敢問恕之說子曰為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為心為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為心推而達之於天下斯可矣

西疇常言凡居人上有勢分之臨惟以恕存心乃可以容下故行動必先警欬步遠則有前導燕坐則毋簾窺壁聽是故君子不發人陰私不掩人之所不及也

螢雪叢說責己不責人君子也責人不責己小人也小人惟知責人而不知責己所以多招外謗蓋嘗自恕也人之子弟或好賭博聲色籠養游獵一切玩弄皆自有以誘之故外得以投之費用未千百而生事

已二三為父兄者當痛責其子弟之不肖而筆楚之又懲戒之可也不此之為而妄訴他人於官府冀其懷惡改過不可也大凡鄰舍孩提或有爭競不問其是非如何只自撻其子也遂免他議人有書世情二字并蘇秦只是舊蘇秦昔日何疎今日親之句於座右責其不情於我而不知未有可情之勢此所以疎之者何望焉秦穆公善悔過責己不責人荀子曰君子責己重以周此之謂也

意見聖賢學問雖立言多端只一恕字終身受享不盡假如己在患難時常望人振救有排擠者恨之必深則當無事時可為人盡力視人患難却不救或為下石之語此豈是恕己當憂病人來憐恤存問必感之有禮數疎闊者必不悅若人有憂病己却懶慢不知照管此豈是恕己當卑位去見尊官貴人使勢輕忽久候不出心上必然忿恨若居尊貴不肯體恤人依前慢他此豈是恕己有織過東掩西藏惟恐人知他人有過却對眾公言此豈是恕人規正己失中心不能堪或面發赤強顏勉受若直攻人過不知避忌此豈是恕至於己所守廉潔却不責人以刻甚己所行忠厚却不望人以過泰此又是盛德事加於恕一等矣

今人談人則易自責則寬常見當事者指誚前人始不容口及至觀其所為不若遠甚宋人詩云鮑老當年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可謂曲盡事情

筆疇恕之一字固為求仁之要量之一字又為行恕之要未有能恕而無量者也亦未有有量而無恕者

也是故恕固當勉量亦當學有杯孟之量有池沼之量有江海之量有天地之量天地之量聖人也江海之量賢人也池沼之量中人也杯孟之量則小人也易喜易怒者小人也易與易奪者小人也未滿而先盈者小人也未富而先富者小人也中人則有寬有狹賢人則多寬而少狹至於聖人則萬物不能撓其志與日月同其明與鬼神合其德蕩蕩熙熙無所不容矣然則學量之功何先曰窮理窮理則明明則寬寬則恕恕則仁矣

道徇編人只道人心不平不知自心更不平假如失意時受了人一拳一棍幾恨死矣及至得意後打了人百拳百棍反更稱佳以此知自心不平庸書問忠恕盡心於恕為忠思有殺禮有等當其分不數以疎忠之事也故以德報怨非忠矣量己恕人非恕矣夫子嘗語曾子矣而恐其易之故又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者忠恕是也後人欲高其論而遠斯義也其未然乎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學行典

第一百三十一卷目錄

主敬部總論一

易經 坤卦 雷卦 離卦

書經 虞書 堯典 舜典 大禹謨 皋陶謨 高宗彤日 周書 泰誓上 洪範 無逸 君奭

立政 召誥 洛誥 多士 呂刑 康誥 召誥 康王之誥 呂刑

詩經 大雅 文王 管頌 泂水 思齊 板 抑 周

禮記 曲禮上 禮器 樂記 哀公問 仲尼

孝經 廣要道章

大戴禮記 曾子立事

中論 法象

二程子全書 主敬

楊龜山集 京師所聞 南都所聞

張子語類 主敬

學行典第一百三十一卷

主敬部總論一

易經

坤卦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傳程 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

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

德盛矣大程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

道 切要之道无如敬以直內心敬則內自直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問人有專務敬以

直內不務方外何如曰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惟恐

不直內內直則外必方 問敬義如何別曰敬只

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

若只守一箇敬不是集義却是都無事也 龜山

楊氏曰守一之謂敬无適之謂一敬足以直內而

已發之於外則未能時措之宜也故必有義以方

外又曰盡其誠心而無偽焉所謂直也若施之於

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為有方矣所主者

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 朱子曰敬

立而內自直義形而外自方若欲以敬要去直內

以義要去方外則非矣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

自此最是他下得夾持兩字好敬主乎中義防於

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霎時也不得只得直上去

故便達天德表裏夾持更無東西走作去處上面

只更有箇天德直上者无許多人欲牽惹也 敬

以直內是持守工夫義以方外是講學工夫直是

直上直下胷中無纖毫委曲方是割截方正之意

是處此事皆合宜截然區處得如一物四方在面

前截然不可得而移易之意若是圓時便轉動得

未有事時只說敬以直內若事物之來當辨別一

箇是非敬譬如鏡義便是能照底 敬以養其心

無一毫私念可以言直矣由此而發所施各得其

當是之謂義又曰須將敬來做本領涵養得貫通

時纔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若無敬也不知義之

表裏如一義以方外是見得是處決定是恁地不

是處決定不恁地截然方方正正須是自將去做

工夫又曰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事務集義而不

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

其義矣然專言敬而不知就日用念慮起處分別

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亦不免

於昏愊雜擾而所謂敬者非敬矣又曰有人專就

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顛倒又牽動他寂

然底又有人專要理會事却於根本上全无工夫

須是徹上徹下表裏洞徹如敬以直內便義以方

外義以方外便敬以直內又曰敬義只是一事如

兩脚立定是敬纔行是義合目是敬開眼見物便

是義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取也

傳程 寇自己致若能敬慎量宜而進則無喪敗也需

之時須而後進也其義在相時而動非戒其不得

進也直使敬慎毋失其宜耳 全問敬慎二字曰敬

字大慎字小如人行路一直恁地去便是敬前面

險處防有喫跌便是慎慎是唯恐有失之意

上六入於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傳程 上六既需得其安處羣剛之來苟不起忌疾忿

競之心至誠盡敬以待之雖甚剛暴豈有侵陵之

理故終吉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傳程 離性炎上志在上麗幾於躁動其履錯然謂交

錯也雖未進而跡已動矣動則失居下之分而有咎也然其剛明之才若知其義而敬慎之則不至於咎矣大雙湖胡氏曰錯然是事物紛紛之意能敬則心有主宰酬應不亂可免於咎不能敬則反是

書經

虞書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傳恭放至也勳功也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欽恭敬也明通明也敬體而明用也文文章也思意思也文著見而思深遠也安安言其德性之美皆出於自然而非勉強所謂性之者也大朱子曰堯是初頭出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己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曾專一敬是徹上徹下工夫做到聖人田地也只做下這箇敬不得如堯舜也只終始是一箇敬如說欽明文思頌堯之德四字獨將這箇敬爲首如說恭己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皆是堯欽明文思欽是箇本領能敬便能明推明故文理詳察燦然可觀而其間意思自是深遠又曰敬字當理會雖堯舜之聖亦只從這下來呂氏曰散而在外則爲文欽明之發見也蘊而在內則爲思欽明之潛蓄也西山真氏曰堯之德以欽爲首而其行以恭爲先學者之學聖人此其準的也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大呂氏祖謙曰作曆之前欽若昊天是先天而天弗違作曆之後敬授人時是後天而奉天時皆以欽敬爲主陳氏雅言曰聖人事天治民一欽敬之心而已敬天之心嚴於曆象之際勤民之心嚴於授時之際聖人於事何往不敬而況於事天治民之大者乎

帝曰往欽哉

傳帝遣之往治水而戒以欽哉蓋任大事不可以不敬聖人之戒辭約而意盡也大呂氏曰鯀非無治水之才其方命圯族乃恃才而不順理不能行其所無事必矣惟欽字可治鯀之病

舜典

溫恭允塞

傳和粹而恭敬誠信而篤實大王氏曰休曰溫恭而繼以允塞若溫恭而不允塞則徒事外貌者豈聖人之溫恭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大陳氏雅言曰不欽則或失之於怠慢不恤則或失之於慘刻二者刑之所由不得其平也故必主之以欽而加之以恤此傳所謂欽恤之心未始不行乎其間者也

敬敷五教在寬

大朱子曰聖賢於事無不敬而此又其大者故特以敬言之陳氏大猷曰以敬爲主則所以教之者無不至特慮其失之迫耳故言在寬寬得無縱弛之患乎曰主於敬而行之以寬自不至縱弛也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傳夙早寅敬畏也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能敬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潔清而無物欲之污可以交於神明矣大陳氏經曰夙夜者自早至暮無時而不寅亦無時而不直清也此時之心即天神地祇人鬼之心陳氏曰心者神明之舍所以交於神明之本也敬則能直內直內則清明在躬敬其本而直清其效也

欽哉惟時亮天功

大陳氏雅言曰二十有二人之職皆天之職也典天敘禮天秩服天命刑天討無一事之不本於天有是事則人有是官天不自爲而人代之帝舜於此語以欽哉亮天功者欲使知所敬也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於帝

傳祇敬也大陳氏雅言曰禹之心惟恐天下之不治不自知其文命之敷也故責難之恭陳善之敬曷嘗斯須少忘也哉

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

傳欽哉言不可不敬也可願猶孟子所謂可欲凡可願欲者皆善也人君當謹其所居之位敬修其所可願欲者苟有一毫之不善生於心害於政則民不得其所者多矣

皋陶謨

愿而恭亂而敬

傳愿而恭者謹愿而恭恪也亂治也亂而敬者有治才而敬畏也大唐孔氏曰恭在貌敬在心愿者運鈍失於外儀故言恭治者輕物內失於心故稱

敬

日嚴祇敬六德

傳九德有其六九必日嚴而祇敬之而使之益以謹也

敬哉有土

傳敬心無所慢也有土有民社也言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在而吾心之敬是又合天民而一之者也有天下者不可不知所敬哉

全大王氏炎曰以君臨民敬心不存則所以安民者必未盡也自天子至諸侯卿大夫有四封有采地者皆為有土之君有土必有民皆當以敬臨之

益稷

欽四鄰

全大新安陳氏曰既責禹以弼違又欲其欽四鄰謂所與同列之近臣當敬之使同心而弼我也

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

傳興事而數考其成則有課功覈實之效而無誕慢欺蔽之失兩言欽哉者興事考成二者皆所當深敬而不可忽者也

夏書五子之歌

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全大陳氏經曰此章言國以民為本君之固結民心以敬為本

商書說命上

恭默思道

傳高宗恐德不類於前人故不敢輕易發言而恭

敬淵默以思治道

高宗彤日

王司敬民

傳王之職主於敬民而已

周書泰誓上

予小子夙夜祇懼

傳畏天之威早夜敬懼不敢自寧全大陳氏經曰紂之惡在不敬上天文王之德在肅將天威武王之德在夙夜祇懼敬與不敬聖狂分焉與亡判焉

洪範

次二曰敬用五事

全大張氏曰九疇雖多人君所守惟在敬用五事心敬則貌言視聽思極於肅又哲謀聖其精神所運上而五行下而福極無不得其所洪範之要在於敬而已

全新安陳氏曰建用皇極為九疇之宗主而敬用五事乃建用皇極之本根敬以用五事則身修而極建而天之道備矣不敬以用五事則身不修而極不建而天之道胥失之矣此九疇之樞在皇極而皇極之要在五事五事之要在敬之一字也

微子之命

恪慎克孝肅恭神人

全大西山真氏曰恪慎克孝是事親以敬也肅恭神人是事神治人亦以敬也敬以事神故上帝時歆敬以治人故下民祇協古聖賢惟於敬用功而已

康誥

王曰嗚呼小子封惇肅乃身敬哉

傳視民之不安如疾痛之在乃身不可不敬之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

全大蔡氏元度曰欽哉欽哉用刑不可不敬也惟明克允用刑不可不明也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

傳汝罔不能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求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忌敬則有所不忽忌則有所不敢

全大陳氏大猷曰敬則律已嚴而威率者盡裕則待人寬而從容自從然敬典而不知忌刑亦非所以全裕民之道惟法文王之敬典忌刑乃能裕民耳

召詰

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傳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亦有無窮之憂於是歎息言王曷其奈何弗敬乎蓋深言不可以弗敬也

王其疾敬德

全大袁氏曰疾敬德者更無等待遲疑今便下手新安陳氏曰敬德而言疾最有力蓋人心操則存舍則亡必緊著精神汲汲用功則莊敬日強而能敬苟悠悠玩息則安肆日偷而不能敬矣後又言肆惟王其疾敬德一篇綱領在敬字而敬之工夫又在疾字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傳王能以敬為所則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而不居敬矣不可不敬德者甚言德之不可不敬也

全大新安陳氏曰敬者一身之主宰性即心所具之

理也敬則此心收斂於天理之中而性可節不敬則此心放縱於人欲之僞而性日流謂之不可不敬蓋敬者人心所當然非有所勉強而然如飢食渴飲之常無所為而為者也能如是則敬盡於此而人化於彼矣

洛誥

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

全大王氏曰言宅洛之事定矣公當以予永遠敬天之休以承此常吉之卜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

傳百辟諸侯也享朝享也諸侯享上有誠有偽惟人君克敬者能識之

多士

爾克敬天惟界於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

傳敬則言動無不循理天之所福吉祥所集也不敬則言動莫不違忤天之所禍刑戮所加也

無逸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傳中宗太戊也嚴則莊重恭則謙抑寅則欽肅畏則戒懼天命即天理也中宗嚴恭寅畏以天理而自檢律其身至於治民之際亦祗敬恐懼而不敢怠荒安寧中宗無逸之實如此故能有享國永年之效也

全大呂氏曰嚴恭寅畏合而言之敬也祗懼不敢荒寧皆敬也惟敬故壽也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潛軌而不亂收斂

則精神內固而不浮至於儉約克治去戕賊之累又不待言凡此皆敬之力壽之理也

君夷

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

傳汝若以盈滿為懼則當能自敬德益加寅畏明揚俊民布列庶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答茲至之天休毋徒惴惴而欲去為也

立政

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全大陳氏大猷曰周公舉太史所記蘇公之事以告士蘇公能以法式而敬其所用之獄重民命以延國命治獄者當以為法式而有謹焉

新安陳氏曰蘇公所以為司寇在乎敬後人之法蘇公在乎慎能慎則能敬矣固為後之司獄者慮尤為後之君用人以司獄者慮

陳氏雅言曰敬者慎之存於心慎者敬之見於事慎謹之心即敬畏之心也蘇公一念之敬可以通天人而無間可以垂百世而無愆後世之司獄者得蘇公而用之豈非所謂吉士常人者乎

君陳

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全大新安陳氏曰孝恭之恭其德性本敬也敬哉之敬勉其加敬也

康王之誥

今王敬之哉

全大張氏曰今王繼新陟王惟敬而已敬則歷年不

敬則早鑒此召公平生所學皆以告成王今又以告康王

呂刑

哀敬折獄

全大林氏曰哀矜勿喜即此哀敬也哀則不忍敬則不忽

王曰嗚呼敬之哉

傳敬於刑者畏之至也

全大陳氏大猷曰任刑之大本在敬與中用心以敬為主用法以中為主前已論之此復提敬與中訓之

詩經

大雅文王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

朱猶謀翼翼勉敬也

全大慶源輔氏曰勉則無怠敬則無弛謀猶如此則其忠誠可知矣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朱穆穆深遠之意緝熙昭明亦不已之意止語詞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

全大華谷嚴氏曰文王德容穆穆然可見故穆穆足以形容之所難言者心之敬也故緝熙不足以發而又以於發之緝熙敬止者中庸之至誠無息也

大明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帝懷多福厥德不同以受方國

朱小心翼翼恭慎之貌即前篇之所謂敬也

全大慶源輔氏曰前篇釋厥猶翼翼為勉敬此篇說小心翼翼為恭慎其義雖一而有在臣在君之不同須

是以心體之則自見其有廣狹也昭事上帝言文王之敬洞洞屬終日對越上帝也如此則盛大之福自然來集而文王之敬直上直下更無回曲之時所以又能受四方來附之國也一有回曲則此心便息此理便絕天人上下皆不相管攝矣

豐城朱氏曰聖人之德敬為大泛言之而為德切言之而為敬敬者德之與也無敬則德不行聖人之敬上與天心合下與人心合故以之事天非有心於求福也而自足以求多福以之治人非有心於求媚也而自足以受方國其德之不同即其心之敬者為之也使此心之敬有一毫之空闕一息之閒斷則不可謂之不同矣

思齊

雖離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全大豐城朱氏曰雖離和之至也所以為治人之本也肅肅敬之至也所以為事神之本也不顯自其在己者言之亦臨則指其在神者而言也無射自其在人者言之亦保則指其在己者而言也己之所處雖在於幽獨而心之戒懼則常若有臨之者人之於我雖無所厭射而心之操存則常若有所守焉所以為純亦不已之實也

板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全大豐城朱氏曰天之怒不可不敬也汝其敢戲豫乎天之變不可不敬也汝其敢馳驅乎昊天曰明及爾出王言一出入之際而天必與之俱也昊天

日且及爾游衍言一動息之頃而天必與之同也此所謂陟降厥士日監在茲也

抑

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朱敬其威儀然後可以為天下法也

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全大西山真氏曰築室者以基為固修身者以敬為本故此溫溫恭謹之人有立德之基也

周頌敬之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

全大華谷嚴氏曰敬而又敬者誠之不已也蓋以天道甚明禍福不爽故予奪無常其命難保也慶源輔氏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天道之明命不易保惟敬則能對越之若曰高高在上則便是不敬不敬則自絕于天矣常敬則見其陟降于己所為之事日監在此也陟降厥士即所謂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也

魯頌泮水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全大三山李氏曰內能慎其明德外能慎其威儀表裏盡善此民所以則之也

商頌長發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

全大廬陵彭氏曰聖敬日躋即至誠無息也華谷嚴氏曰苟日新日新又日新是聖敬日躋之實

即文王之純亦不已也朱子曰湯工夫全在敬字上看來大段是一箇修飭底人又曰成湯之聖稱其德者又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又曰從諫弗拂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此皆足以見其自新之實至於所謂聖敬日躋者則其言愈約而意愈切矣

慶源輔氏曰聖敬云者言湯之敬乃聖人之敬也無一毫虧缺無一息閒斷故能昭格於天與天為一也以此觀之則敬之一字乃入聖之門而學者成始成終之道可見矣

禮記

曲禮上

曲禮曰毋不敬

注陳范氏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劉氏曰此君子修己以敬而其效至於安人安百姓也全大西山真氏曰曲禮一篇為禮記之首而毋不敬一言為曲禮之首蓋敬者禮之綱領也曰毋不敬者謂身心內外不可使有一毫之不敬也

禮器

至敬無文

注陳敬之至者不以文為貴全長樂陳氏曰至敬無文篤於誠也

樂記

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注陳此言著誠去偽之心不可少有閒斷全朱子曰入之一字正見得外誘使然非本心實有此惡雖

非本有然既爲所奪而得以爲主於內則非心而何

哀公問

所以治禮敬爲大

注陳禮止於敬而已故曰所以治禮敬爲大

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

注大長樂劉氏曰君子所以敬其身非爲我而自尊也身雖在我其氣與性則受於親傳之於祖非己得以輕而辱之也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仲尼燕居

敬而不中禮謂之野

注大嚴陵方氏曰敬言其心也敬而不中禮則文辭寡故謂之野

表記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注陳劉氏曰其尋常敬忌故動處無不中節

呂氏曰修此三者敬而已矣不敬則失之故貌敬則足畏也色敬則足憚也言敬則足信也

子曰君子莊敬曰強安肆曰偷

注陳馬氏曰莊敬所以自強而有進德之漸故曰強安肆所以自棄而有敗度之漸故曰偷

孝經

廣要道章

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則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注言禮者敬而已矣謂禮主於敬也又明敬功至廣是要道也其要正以謂天子敬人之父則其子皆悅敬人之兄則其弟皆悅敬人之君則其臣皆悅此皆敬父兄及君一人則其子弟及臣子萬人皆悅故其所敬者寡而悅者衆即前章所言先王有至德要道者皆此義之謂也案尚書五千之歌云爲人上者奈何不敬謂居上位須敬其下大戴禮記

曾子立事

昔者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內戰戰惟恐不能又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惟恐失損之大夫日旦思其官戰戰惟恐不能勝庶人日旦思其事戰戰惟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

法象

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

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微鬼神不得見其隙也詩云肅肅兔置施於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者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死以崩亡之候白刃之難猶不忘敬況於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德行行於閭門不諫諭而風聲化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况得意而行於天下者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由也則有嫌慢以爲階可無慎乎昔宋敏粹首於棋局陳靈被禍于戲言閭邱造逆于相詬子公生弑于嘗醢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敬也讓臨下也莊奉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汝故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媒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怨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朋書曰慎始而敬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蹈而不可須臾離也須臾離則悖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悖慢之心生焉况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行是故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以慢端而無嗣文公

以肅命而與國卻舉以傲享微亡冀缺以敬妻受服
子圍以大明昭亂遠罷以既醉保祿良宵以鶉奔喪
家子展以草蟲昌族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
如此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
不離乎結綸之閒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範精
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述作有方動靜有常帥
禮不荒故爲萬夫之望也

二程子全書

主敬

程子曰誠則無不敬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 或問
敬曰主一之謂敬何謂一曰無適之謂一何以能見
一而主之曰齊莊整飭其心存焉涵養純熟其理著
矣 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
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
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無所用而不周無所
施而不利孰爲疑乎 敬則虛靜而虛靜非敬也
不敬則私欲萬端生焉害仁此爲大 敬勝百邪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所守不約則泛然而
無功約莫如敬 君子之遇事一於敬而已矣簡細
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 發于外
者謂之恭有諸己者謂之敬 或謂張繹曰吾至于
閒靜之地則灑然心悅吾疑其未善也繹以告程子
程子曰然社稷宗廟之中不期敬而自敬是平居未
嘗敬也使平居無不敬則社稷宗廟之中何敬之改
修乎然則以靜爲悅者必以動爲厭方其靜時所以
能悅靜之心又安在哉 或問獨處夜行而多懼心
何也程子曰燭理不明也明理則知所懼者皆妄又

何懼矣知其妄而猶不免者氣不充也敬不足也

天德云者謂所受于天者未嘗不全也苟無污壞則
直行之耳或有污壞則敬以復之耳 天地設位而

易行乎其中祇是敬也敬則無間斷

楊龜山集

京師所聞

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無僞
焉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
易爲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
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孟子之言義
曰行吾敬而已

南都所聞

學者若不以敬爲事便無用心處致一之謂敬無適
之謂一

張子語類

主敬

張子曰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爲 敬禮之與也不敬
則禮不行 心但能弘大不謹敬則不立若能謹
敬而心不弘大則入於隘須寬而敬